

■新作聚焦 鲁敏长篇小说《金色河流》:

新时代的“这一个”

□金赫楠

穆有衡,鲁敏长篇小说新作《金色河流》的主人公,书中人习惯称他为“有总”。对我们来说,有总大概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形象,中国1978年以后的初代民营企业家,一个商人、富人,在社会新闻、影视头条或者网络段子中,围绕他们的戏剧人生充斥于互联网。然而这位主人公又分明如此陌生,想想看,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少见对这个人群真正的文学关注、描摹与表达。他们往往偏于一种背景化、符号化的存在,在暴发户和霸道总裁这两种形象之间摇摆。

而在现实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这群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起伏进退,他们命运人生的跌宕,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40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更集中携带着一个时代的气息。穆有衡这样经济生活中的弄潮儿本该成为文学创作的天然素材,然而关于他们的表达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严肃文学写作中对财富故事有一种天然的回避;相比于乡土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作家们普遍缺乏对这个人群的了解、理解,以及书写他们的既有文学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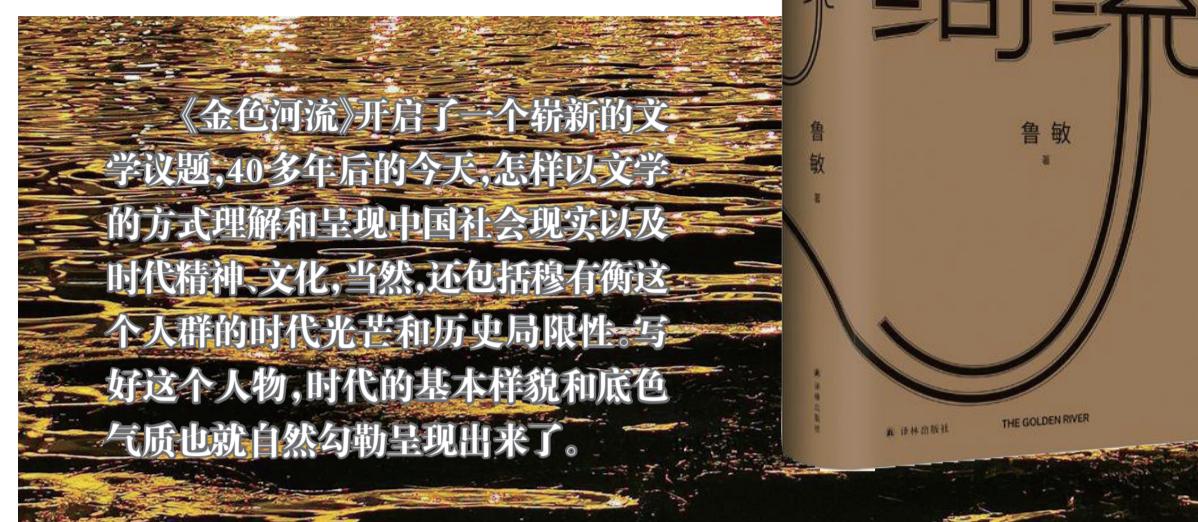
《金色河流》所处理的经验,正是走出了作家们普遍熟稔的舒适区,呈现了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和人物:严重脑中风而半身瘫痪的商人穆有衡,在自己生命倒数的最后时刻,带着自己的大额财富以及如何分配和传承的巨大焦虑,回顾了自己从下岗工人到集团老总的一生——“白手起家,是斩草除根的开路先锋,也是乱中取胜的野路子,三四十岁冲杀下来,固然是吃了很多苦头,流了不少血汗,但毫无疑问,最肥厚的那一勺猪油都挖到了他们碗里。”在经历了回忆讲述中对自己财富积累中“原罪”的自我审判和自我辩解的犹疑、矛盾和煎熬后,小说结尾处,貌似阴错阳差、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回馈社会的捐赠中,穆有衡完成了对自己财富的安置,也完成了自我灵魂的安妥。

二

阿耐反映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大江大河》改编电视剧后,一度引发热烈讨论,作品塑造了代表国有、乡镇和个体经济的三个人物形象,以他们的闯荡和浮沉支撑了小说的大叙事。不同于《大江大河》的“正面强攻”,《金色河流》重在挖掘和呈现40余年中先富起来的一拨人在财富增值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其商海沉浮和商战拼搏是略写和虚写,而财富传奇中复杂的人性凝视与探究以及中国式财富观念的变迁,才是小说的叙事着力点。

《金色河流》以主人公临终前对自己大额财富的处置过程作为基本情节线索。穆有衡,有总,作为工人出身的改革开放初代创业者和民营企业家,在世俗尺度上获得成功之后,面对着远超自己生活和消费需要的财富,他处置金钱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变迁过程。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有总出生和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且未能摆脱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了钱,最本能的想法是要将财富在血亲和家族中传承下去。然而有总的大儿子穆治是自闭症患者,小儿子王桑性格叛逆,立志“此生务必跟穆某撇清,他的金山、银山,一分不要”,家族传承模式碰壁。有总还试图用财富为自己留名人间、流芳百世,但最终因为各种条件所限而不了了之。在“孙子”和“面子”都没能用金钱轻易置换之后,有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哀之中,由此他对金钱、人生的认识也开始有了另一种思考。

面对着诸多人生难题,有总此时内心最大的不安、最难以释怀的却是怎样在临终前完成自我救赎。小说中经由他的自述,我们得知其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第一桶金的来历、其中的“原罪”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朋友何吉祥遭遇意外,临终前拜托有总将一大笔钱转交给自己怀



《金色河流》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议题,40多年后的今天,怎样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和呈现中国社会现实以及时代精神、文化,当然,还包括穆有衡这个人群的时代光芒和历史局限性。写好这个人物,时代的基本样貌和底色气质也就自然勾勒呈现出来了。

着身孕的女友,然而有总藏匿贪吞了故人遗产,将其作为自己创业发家的启动资金。尽管后来他找到了故人之女并一直以慈善之名资助,试图借此减轻道德负重,但一直以来这都是有总的巨大心病,是他几十年乘风破浪、志得意满的人生中始终摆脱不了的内心审判和灵魂煎熬。

如此,赚得盆满钵满的有总,手中的大笔财富却没能帮他获得家庭和睦、内心平静、岁月安好,在这种“穷得只剩钱”的生命窘迫中,他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思考开始发生质的改变,最终,他找到了对自己财产最满意、最安心的处置方式,以此完成了一个中国商人金钱观的现代化蜕变,从被金钱驱策到成为财富真正的主人——显然,这正是作者对这个人群进行观照和表达的目的。

三

《金色河流》通过多视角叙述切换来实现对主人公穆有衡的形象塑造和内心呈现,这也成为小说的基本结构。这一人物形象的渐次分明主要来自他自己、谢老师(秘书兼“大管家”)、小儿子王桑的讲述,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或自我表达、或暗中记录和评判、或直言对父亲的印象和评价。

穆有衡的自我讲述中包含着强烈的倾诉和情感释放,更充满了忏悔羞愧和自我辩解、备受煎熬与自我安慰的重重心理矛盾。而小儿子王桑在小说中兼具双重功能,是推动情节以及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视角之一。作为有总唯一身心健康的儿子,他本该是产业和财富的继承者,但有总对他的人生安排,激起了他决绝的反抗和背叛,对他父辈大笔财富的疏离甚至厌弃,包含更年轻一代迥异的金钱观:钱只是手段、路径,不是目的,当金钱不能带给一个人真正的舒心和满足,它反而成了枷锁和束缚。那把出生时含着的金钥匙,未必能真正打开王桑人生的大门。小说中,王桑对父亲从排斥、冲突到逐渐试着接受,最终“他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和尊重父亲”,甚至意识到父亲和他那些商人圈里的老朋友们“都是前仆后继创造财富的人啊,是了不起的”。而在有总财富观念的转变中,王桑的态度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儿子对金钱的厌弃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财富对人的真正意义。

还有一个重要视角来自谢老师,他的讲述也构成《金色河流》叙事结构上的“元小说”部分。媒体出身的谢老师因报道穆有衡公司的一桩事故而丢了工作,而后却被穆有衡看中,招进公司做自己的贴身秘书。而受雇只是谢老师的“诈降”,真正目的“是为了潜伏与卧倒,他要做一个长线的、总账性的选题,搭上大半辈子来干,以揪出有总的金钱原罪史,把他写个底儿掉”。谢老师带着“复仇”之心和“为富不仁”的预设,小说中反复提起的“红皮本子”上陆续记下了他搜集到的材料、对有总的评价以及各种构思,为小说引人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主人公时更具有

挑剔、质疑的视角。谢老师对有总的情感和认知的复杂变化,某种意义上颇具象征意味,他对有总的先在印象——其实也是人们对先富起来的老板们通常的印象——为富不仁、粗鄙、暴发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其实这也正是以文学的方式靠近、打量、理解和呈现,进而真正打开和深入一个人的过程。20年来,谢老师从一个怀揣梦想当然成见、猎奇的外部闯入者,逐渐成为了穆有衡身边重要的一部分,谢老师一再变化的立场,正是文学所应秉持的立场,打破了之前那些理所当然的想象。谢老师在主题构思上的反复思虑和犹豫,意味着对有总这个人,这群人的理解、评价和定位大概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和明了。至此,谢老师“红皮本子”的记载,与有总的自述、王桑的讲述,形成一种相互辩驳、又相互印证和补充的复杂关联,最后汇聚而成穆有衡复杂、丰富、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用小说中谢老师的话来说,“是洁净的藏污纳垢与包容万象,是原罪的肥沃大地与鲜花怒放”。

四

《金色河流》中的谢老师“红皮本子”所结构的“元叙事”,既是整部小说的功能性部分,参与了人物塑造与主题深化,同时又别有洞天,借此探讨了写作的基本伦理和基本方法、写作者和书写对象的情感立场设置等问题,成为《金色河流》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叙事和结构层次。此外,小说的主要叙事目的虽然是呈现有总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但穆有衡显然不急于直奔主题,比如对有总故人遗孀、女儿性格命运的描摹,亦是激荡40余年中国故事的另一个面向。如此,小说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它和生活真正同频共振,因为生活本身便是如此混沌、丰富而复杂。

《金色河流》为中国当下文学现场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在吴荪甫、周朴园、徐义德(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冯石(王刚《福布斯咒语》)等人物谱系中增加了穆有衡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初代颇富个性同时又极具代表意味的企业家形象,其身处的时代更具人性的挑战和考验,他也因此更为丰富和复杂。《金色河流》还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议题,40多年后的今天,怎样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和呈现中国社会现实以及时代精神、文化,当然,还包括穆有衡这个人群的时代光芒和历史局限性,他们的“原罪”和救赎。时代的文学记忆和文学经验是不可替代的,同社会大转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社会实践成果相比,它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心理、文化和内在观念的变迁,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和辨认。文学的力量在这时得以凸显,《金色河流》贴着人物的写法,写好有总这个人物,时代的基本样貌和底色气质也就自然勾勒呈现出来了。深刻理解有总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刻理解一段澎湃的时代进程,更是对今时今日如何看待财富创造与流传的一种文学阐释。

■创作谈

一直都是这样,是时间在凝望我,浇灌我,带领我。来自少年经验的“东坝”系列;对“另一种可能”的追索中,写小六《奔月》。经历过大厂区繁杂,有了《六人晚餐》。这个意义上说,50岁时写到《金色河流》,也是岁岁年年之间的物产与馈赠,时间的舞步带我走到了这一片开阔地带,丝丝缕缕的光影中都是日华与月辉的投射。

日常交往中最密切的,都是跟我差不多的文化从业者,大家所孜孜追求和创造的,都是“从前慢”或“非物质”的无形之物,常有纸寿千年、不灭不朽的自我期许,而持志如心痛,守望艺术高地、承载精神接力的表达与申张。不过有时也感到,“上层建筑”的情怀视角,偏向精神维度的审美价值观,似乎是一只单简望远镜……社会生活如此广泛,在精神与非物质的申张之外,还有着我们不太侧重、较少呈现的“物质”业态及其创造者们。从话本传奇、剧场表演到新闻剪报、席上谈资,以及我们的现当代文学,这里面,总有着重文抑商的顽固传统,有金钱万恶的先天性批判倾向,以及洁癖般的舆论定位与道德推理,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冷酷无情的市场规则,金钱对人性的异化与绑架,导致世风的沦丧等等。与此同时,艺术与商业也有着长期的共栖关系与供养资助关系,而处于同一发展场域中的艺术家们也都在共同感受着一日千里的物质进步与结结实实的财富积累,享用着商业文明所带来的速度、效率、技术、娱乐等叫人矛盾的“好处”。

多年前认识江南宜兴一个做通信配件的小老板,他对待我们这样的写作者挺客气,客气里,也有着自我保护的疏离感,也许以为我们瞧不上他,或者也会想,反正是彼此不通,文人跟商人,从来都是两条道上的。但毕竟相识已久,有天碰巧多聊了几句。他讲到他儿子在海外读书,方向是博物馆还是考古,总之对他这一摊子毫无兴趣,同辈亲友家的侄子们,也各有选择,即便有生意头脑,也更愿意去赚取风口的快钱热钱,对他的商业模式与路径完全缺乏认同。这位老板年事已高,脸上都长老人斑了,他疲惫又愤然地叹息着,回忆着他半辈子走南闯北、苦心经营的发家与创业史,哪能想到,而今居然无人珍惜也无人接手了。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我们几个的表情,随即竭力掩饰着,把话头压下去。他知道,他这样的痛苦,说出来是不容易被理解的,甚至连伤感也显得不合时宜,在外人看来,不就是家产和生意嘛,我们总会把这一切只是视作为通往生活的物化“途径”(a way to life),但对他而言,生活道路本身(a way for life),就是生命与全部价值所在。

宜兴小老板当时那个表情,这么些年过去了,却越来越清晰,总让我一直有种不断加强的抱愧与压力感,我能感知到,他快要离场了,他们这一代人正成为时间里的背影,创造者们离去了,但留下了巨大的物质与财富,万流归一,汇入大江大海,泽被着子孙孙,无穷匮也。作为一个间接的,其实也是直接的受惠者,作为此时此在、目力可达的同代人,我觉得应当写点什么,申张些什么,为所有这样的创造者及其所创造的。

对于主人公的这一生,我决定主要截取他最后两年,因为穆有衡所吸引我的,不是他如何创造、从何而来,更要紧的是,他和他的创造将去往何处。此一阶段,为着准备硕士论文开题,重温了海登·怀特关于“主观化”“修辞想象”“被选择”等方面诸多观念,这些理论是为讨论历史写作的,运用到小说里去,似可创造出拟真材料与伪装文本的某种独特魅力。于是想着,是不是可以给文本添加一个执笔者视角,用小说里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来解构主人公在岁月洪流中的传记式素材。这个执笔者的视角与立场,显然会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人物关系亲疏远近、随着文化消费情景变化而不断发生自我转向与覆盖,从小说开头,一直到最后一行,这个叙事套嵌都可以如影随形一直在场。这不只是对“材料”与“文本”的某种戏仿与再现,是多角度的互补与投射,更是想呈现个人生命史的蜿蜒之道,以及时代对人更多可能性的重塑与延展。

在确定谢老师的执笔者站位之后,对穆有衡及其儿女们,我舍弃了常见的全知全能叙事,而把小话筒分别安放在他们的领口,随着机位移动,采取限制性第三人称视角。在此基础上,鉴于有总多疑的性格与生理状况,主要以口述录音或内心独白来呈现,而骄傲凌厉的孤儿河山,唯有镜中影像才是她的出口,她的对镜第二人称诉说,构成了另一个声部……我希望这样可以更加细腻地贴近他们,像贴近河水的纹路——你、我、他、宜兴小老板、穆有衡、河山、王桑、木良,都是一样的创造者,物质的、非物质的,或是涓涓细流不绝,或是滔滔奔流上天,一代又一代迢迢相连,那是所有创造者的生命之河,也是人间此在的流传法则。

■第一感受

倔强的心灵史

——关于魏思孝小说《王能好》 □黄馨平

这世界上有无数个王能好,他们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穿着破旧的解放鞋、西装裤,灰头土脸从你身边经过,你甚至不会注意他超过一秒——一个边缘人,在乘风破浪的时代外面混日子。王能好的家在王一村,那里环境衰败,人情疏离,父母不疼兄弟不亲,嘲笑他是个老光棍已是人们的茶余便饭,所谓的“家”让王能好没有一点归属感,身边中青年人大多出外务工,剩老人孩子留守,乡村处于青黄不接的萎靡状态。

当小镇青年逐渐脱离土地,把赚钱当做人生目标,王能好内心骚动,选择出发上海,但他不关心物价时事、互联网和理财,融不进魔都的五光十色,待在工地和车间,一年攒几万块就是终极目标。但王能好虽贫穷,却一生倔强,一心要把生活过得带劲,却囿于自我能力短缺与环境制约,始终不能破不能立,又一生未找到真正的爱情,站在时光的终点回望,他生命中斑驳的轻与重早已比百年孤独更彻骨,令人不胜唏嘘。

工业文明开辟了全新的天地,王能好这样生于农耕社会的人却一时间无处可去,但乡村经得起变革,不仅因为历史的沉与厚,还因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种怀念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即便年轻人逐渐脱离土地,但千

年的农耕记忆早已化作看不见的文化留存在各处,亦是温情来源。因此王能好们一面试探着朝前,一面向后退却,但现实残酷,多数时候需要逆流而上,不进则退,在此锤炼消磨的过程中,人心渐冷几乎是必然,但王能好却始终执著于真情真意,无论是爱情或友情,宁缺毋滥,但他既没能力把握人性之真,开山劈石抵达情之深处,寡淡的外部世界又没给过他任何好运,他漂浮在浅薄如烛火的快乐中,最终消逝于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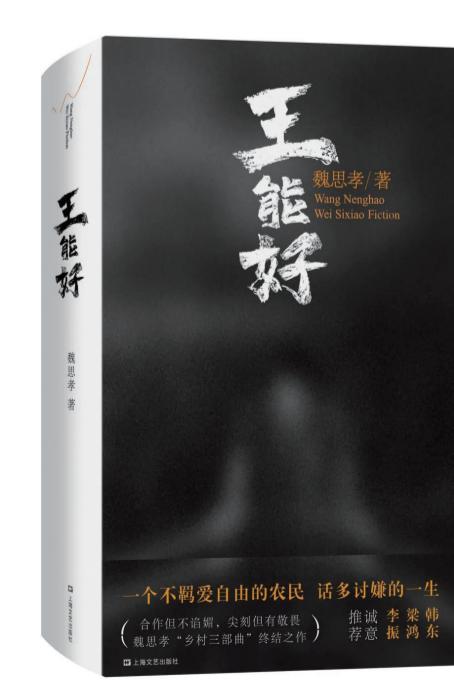
作者以互现的笔法描绘出乡村人物的群像图,以王能好为核心,周围的人们无一不拥有自己的秘密故事,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哑光或亮色,村中无新事,但总有无畏之人掀起波澜。多数人被生活压得精神涣散,但王能好坚持到了50岁,他必定是个胜利者,因为他曾经年轻,有想法,且坚持不要,“心里只想钱的我不要,我要的是真感情”,那情感始终鲜活,他和所有世间男女一样渴望纯洁的爱情,这理想在满是不羁之欲的当下听起来简直迂腐可笑,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坚定,至死不渝,天真浪漫到了极致,却又那么令人伤感。

大千世界,生生不息,人与人因生长环境、学识、情感与经历的不同,定格为形形色

色的生命。在当下时代,信息四溢,潮流变幻莫测,人与人的心智各异,同时处于不断的迁徙中,自我独立,却始终有无法消除的孤独和焦虑——太过不同的经历让人无法与他人分享,更多的时候必须自我理解。尽管如此,人们的七情六欲却惊人地相似,颓废的王能好和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吕长义,两个世界不能再泾渭分明,两人却在失败与得意时有相同的心情,人类间的壁垒随时可以消除。不仅如此,尽管人世崎岖难行,大部分人却从不曾放弃,反倒更加热烈地奔跑追逐,只因众生皆求“意义”,即更深的快乐和幸福,乃至光荣与梦想。因此千千万万个平庸至极的王能好一路摸爬滚打浑身是伤,却依旧向光而行。

人生若翻越山丘,时间无尽,万物不过惊鸿,但心灵却能收纳无数经验,将其融会成妙趣横生的艺术。《王能好》的叙事简洁流畅,像是修短合度的剪裁,并未突出任何悲喜,这与故事素材的质地和情感浓度有关,也是叙事者的书写态度——向后退一点,笔触淡一些,但精雕细琢过,最终成就一件艺术品。“王能好生命定格在五十岁。”这句谶语反复出现,昭示着必然降临的命运,让故事变成一卷个人历史,让王能好成为风云变幻大时代下一

个灰蒙蒙的背影。小说语言流畅而富有内心



一个不羁自由的农民 诗多讨嫌的一生
(合作但不垄断,尖刻但有敬畏)
魏思孝“乡村三部曲”终章之作

推诚 李 梁 韩 萍 意 振 鸿 东

或判断,无论是素描或工笔,都是笔触和线条的交织,或柔或刚都是美的彰显,《王能好》的美感便源自自错落有致的设计,尽管物理时间中的故事发生在七天之内,但不同人物的故事彼此相连,勾勒出广阔鲜活的北方乡村图谱,犹如绵密低语,反复诉说着困顿与贫苦,可底色却是对爱和幸福的深切渴望,这是美的指向,亦是创造美的意义。

艺术是美,美即意义,不包含过度的阐释

创造者及其所创造的

□
魯
敏